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六老園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
 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
 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力
 而後慶為有餘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
 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公際遇真主于執潛

之日先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
國秉 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綏
其身崇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
上印綬則賜弟子京師掛衣冠則分糊之一曲
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无不以備福為
可羨而來知夫備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大
夫人至孝及見大祥者數年九鼎之養四維之
儀照映今者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款冀望萬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
年登八袞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二皆六十餘

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舉觴相屬未覩華髮嬉
戲如小兒狀鄉閭親族歎仰盛事咸清繪而為
圖丞相曰幸哉兄弟兄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
大合樂置酒高會僭稱祖極一時之盛以上
万所賜舍帛香茗以備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蕭鼓振作長子礼部侍郎其以
次对奉祠次子都官郎官集入制司議幕率郎
從子壻皆盛服環侍行酒投饗躬子弟取樂飲
終日向罷昔眉山洛下者笑之集且有四人同
生丙午之歎然皆合衆姓而盛之無出于一家

者若燕山寧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
之譽亦未聞以大蓋之年而全封床共被之樂
而又得煥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
之有嗜茲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為
之寫些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怡一如
款笑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
容董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
活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澹隱八行先生又以
與季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主我右其右朝廷專務以道治佐人主

規恢宏大不亦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
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謹
下已甚好賢樂善故選寒俊薦進居不及位極
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深已深而日備之容也厚
向日培之閭門習成忠厚言一人而勉核事者
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然繳無妄之福者可
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
盛不在茲圖乎必相頌其日子為我序此某不
佞辭不獲命謹再拜白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學琴于師
襄與魯太師俞如佻如之變記罔睢洋一盈耳
之美聞韶而志勿味與人歌而善必多之而後
和之太師擊而下通喬通楚入河入海必謹識
之蓋周哀而樂工散之一日款用剛孰可訪亦
也全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及魯然後樂
止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信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
衛混之以胡虜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

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款定樂律以求
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
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亦之非忝是
以量也未有能以律而求聲者而况于今乎嘗
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宮之法蓋以變
宮變徵而求入十四調一為七聲其說甚備蓋
本出于龜茲而鄭澤者好之以傳于世乃与用
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
樂書謂周禮止以圖鍾函鍾黃鍾為宮如三統
三止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典四清聲痛黃

樂之入中國必歛其去之類與其論樂者異
聞居無事讀之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
曰胡器用彝曲无所不說其間重見者二多樂
可謂浩博矣亦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
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其舛誤
无所放澄聞建昌陳史居刊此書與禮書並傳
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中又亦互有得夫併
為質之經傳而足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弟
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帶為南豐寄因以寄之
南豐歎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亦書其後先

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強為少年書生事二
可笑矣校書如掃塵而况拙者尚望多聞之士
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來者有效焉二
區々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過主不可謂不
行所學而終无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蓋寡建
安蔡季通久泛晦菴未先古游學同諒冷持論
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白大樂之書
卷帙繁重不能自述其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

辨証謂雅鄭固已遠絕而燕樂尤為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五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叙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案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為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晚玩而人心

日清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官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歎民之歸於厚當先正樂歎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尤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甲乙乎季通此行得一現頃畫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歎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者犹不知神解如萬寶常等入

亦幾於神者。必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工已深。更
加勉焉。必無歎于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
書。向規之。尚俟後日。

辨志錄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
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
伯恭文與某為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奮心
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行規摹。宏大而克勤
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通志。錄。閩。範。之類。不
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歷書。精要而切。

于日用者。以為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
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
止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
之方。詳盡。真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為本。將令
學者循之。然如履平地。步之。就實其用意切矣。
章貢李君知輝。詩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
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某為之
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
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
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死非

嘉種然必藝于上而後有苗有華以至于實善
必有諸已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聖神
此書滅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
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有以諸
已而力行之則東萊之竟庶其無負矣此書初
以帥初名後人改為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成者因陋就簡指以為
學之細事向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
士而教之所謂入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

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天全周禮注疏亦
見其畧是皆有名教法度及人之勿真淳未散
記識性合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
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
數亦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畧惟許叔重著
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
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李楚金在江南既為通
釋部叙通論祛妄翳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
謂之繫傳文著韻譜備矣斯臣入 本朝逮事

巡凌命校字叔重之書至今稱之爾後楊南仲
章交直文勛邵碑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
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者吳興張澹中
有篤志古道傷俗季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
古用工數十年書成於大規政和之間陳了齋
程北山馬前後序稱美甚至以不秘矣其晚
世何敢容喙尚有歎言而未及者澹中考証精
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淪惟俗書亂之者必
止其讹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无有異論聞其
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无根卒之態惟体脩而

末重与人小異不入俗自漢宣帝時帶械二以
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通傳于世欵識銅字
其体正尔始知澹中之作畫有自未非以意為
之也魏字從委從鬼或肖山以為韓魏之魏澹
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卷
字澹中以為當作閣而堆于題扁山谷雖字從
山澹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
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竟作隸体書之其
信古不信俗類如此其不能作篆心術好之陽
冰新篆猶為其金所祛使二徐見此偏殆二无

以等之陽冰務新而漢中一意于古優劣可以
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全命為傳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
因相与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馬用後世寢
廣通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
以史編之大象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估覓已不
可言以救重之說文向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
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

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
要之假借間朴髣髴古意其與古之大謬忠邪
之畧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
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鈔摺自有一種風
味故海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
之字合為一編按韻類分繫然可睹婁君之志
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初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舊失
聞孟堅宗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為
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千馬時有遺失

文意民洗如 有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
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
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指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
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字項羽韓信不曾一戰
引孔明仲達以為此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此是可遺邪嘗有意一一澄之性懶未暇婁君
此書將傳于世現其趣何進々未已或更考究
以補孟堅之闕以答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全
俞咂然笑曰婁庸我以序之未後筆當令以子
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々有集以為盛
事起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
謂聯篇彙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
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
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
子壽為其表兄秘閣高老亦儒業堂詩始知其
偏北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廣延
閣之宏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
詩書發身晚皆掛冠家居烏鄉里標表已而思

叔二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做唐會要
之體為西漢會要一書疏為七十卷目錄二卷
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
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是昆仲
父子間尚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山如
王氏詞華之此也三代之餘治致近古莫如西
京典章文物之法定制不惟輝渙周密其會語
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
間讀者未易識其倫諸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
年元一事不錄元一語无據條列臚分秩然有

序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々在目其體
專以准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考異同現
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
書皆去其上士夫之好古者无不歛錄而藏之
不患其不博顧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
詩儒榮之嘗又銘秘閣之墓思叔敘書又以此
為庸為著其大畧惟老德不能尽摹述之洋為
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
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用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議第六人今

為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鳴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待
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焉薦
仲先生唯言之洛陽即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
唐堯即夫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
宋之世寧又累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改迄此世
之紹運圖編年通載恰要等書最為優為恰事
中東公机嗜學如嗜艾手不釋卷尤長于考訂
著書不一始為資善堂教授輔導 帝子備竭

心思去國二年青宮始建妙東寮寮以吏部侍郎
即召還首垂端尹 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
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二三千餘年興之此
亂因已綱舉目領挈矣公益思可以補振亂平
時所著字玉總要一書精加潤色俾成四秩入
備錄年號輔臣各為一編始自唐虞以至 光
宗皇帝凡居道之河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
畧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閭伍五德之相生世系
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之論精確者
各系世次之未開卷繫然如指諸掌獻于儲局

俾其序之某竊窺此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
皆非此比也 皇太子講誦之餘童蒙閱習不
待編考史牒今古歷人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
特淪濠直涼凡所著述皆有依據未嘗苟為
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无可議者 皇
上崇建國本教以義可既命丞相為之少傅批
政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効講罔匪止大以為之
頌褒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无窮之福也
其何敢贅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為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
者至天全初朱君士彥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
某間自天全至今歷四十有八年其上第者凡
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鄉薦之類初止二人中
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率外其以進一率所
第率過鄉薦本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
再嗚呼爾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
倡李者此邦之士漸被為多議論詞篇類有肯
趣進士之盛豈其是與某愷授于茲樂儒風之
方且爰致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治而本之

刊置學官文訪其氏族爵里別為一編咸虛其
未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教
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餘也而錄爵之得喪不
与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克而不止
沿流而達于渙其為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為
此邦書之其也斯拱而族

送趙應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李自少交名士寓
居東嘉避遠簞屨築屋城西編環以竹樹如小
中居擁書數千卷沈酣其間客至則清談飲曰

無倦色澹若与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
論兵講治道咸饒一有禱諸文自許以有用之
才一時貴人多薦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
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過山也自以家貧急養
今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頗謂其當有言某曰奉
太夫人程軒遠遊嶺海枕字之外惟謹視藥餌
徑行佳山水有詩餉以寄我此外尚何言然有
一于此昔嘗疑蓋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
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
殆史君之証現抑子厚祀零陵郡氣虎之復載

穴人之言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
病而伯為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以是減告
與且孔穴必在深小窮林入者觸昏霧軒翫旋
束火以知其物摩偃而志其逆其勤若是出又
不得五其五安得不以告讀之恒其哭曰是
味还之說也蓋天之生物比世所謂實者必在
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糜石于其
足而徂之海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
堆不止如孔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能守史君
行矣自尔或開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

民生可樂矣富舉危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問學
該洽其進一素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客授
磨陽學子雲集元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
非充知己尚為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歆入蜀豈
為大篇後亦為詩以送磨陽之役老為此來月
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現之義為
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歆求名也疾吾
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歲之言曰內不足者

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固曰馳昔者子路惟悲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
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遠
道而十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
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允得於外者
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聰之其求於我者則無止
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脩業惟日
不足雖歿進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始以健身
而已而過者化陳迹但不足言世之為大魁中
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

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夢
身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擇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唯醫家執以治傷寒為唯仲景一書
千古不朽蓋聖於醫者也 本朝素聖為意好
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
出如蘄春之鹿泗水之楊孫元張銳諸公未易
悉數元亦子未公胎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為精詳吾鄉士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
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將取前輩諸本

兄教十家手自編纂頭細字參人各條之下
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
齒駸駸不歎為私藏將成行于世未敢一言余
好醫而不能孝與之論轉皆有據依學者可按
而求我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
聞之九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取
在藥局方言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
朝蔡師垣當軸夫加稱賞即合頒行而國醫皆
有異論蔡公怒始及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
齒不知當時異論之祥名許李士知可近世雅
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為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
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最合于古典余平
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元求子所者可輕些
乎因得書之

鄭七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密世居福州少時以
孝文集書囊為殿惟賦魁其鄉繼以玉洛建太
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未
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
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

備衆体尤工于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
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鬼他人共寄
高道間見層土講明題意之詞用韻精切乎安
古語隨用奔湊筆端向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先
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
輿議稱太平人犹羨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
實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
理明而詞峭蓋古文之有韻者也其年及弱冠
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六松成賦篇及見
先生机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模倣先生時犹

未第間作一篇侯語士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
視惶若乎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
工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
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思之致讀者無味雖舜
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執曰後三韻皆宜矣
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詠雖工或可徑史全句
儔對可規而意不肯者皆所不取無令人讀竟
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類
等賦以為類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
或有一事切題既不可對而又与題字相犯者

謂不若真之送聘如以禮為翼之以翼星而配
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
聞白虎之名蓋六遵于此詔魯秉周禮之不在魯
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不在魯
某服膺有素既以此膏以宿為第老猶不能忘
命見輦收纂先生曰你僅得三十篇見輦又以
其少作八篇留于後此編不惟發蹄而已二不
亦傳于世區區辭骨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當自
吳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平先生諱錫字剛忠
官至中田即嘗為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

又持加贈官云

法華經題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
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
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二賴此
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
之功法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
實如未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
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
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

依據將成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
然自適占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頌衆曰
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示余為序余笑曰黃面
老子本不款言大藏所見占夫九宮海藏之所
秘無邊無及其實本不曾言况此經之外見于
錄之餘者字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助請不已
漫書以授之且決之曰子款于此而後游方它
日一登室所悟則本性空諦且將忘之而况此
字曉曰唯

聰老語錄序

余頃投間門可羅爵有僧以經山聰老書來亦
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无半面身隱言
孫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歎
與危碑焉寶坊兩宮賜予檀施山委旧規鼎
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閣之英為之登載顧
乃訪老朽于甯寧之濱何耶僧曰寺悟神託為
命率衆致禱躬聖昭答款以屬公余感其意而
為之辭晚歸朝行始占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
過忽已士矣其徒集大會決刊之求序余不能
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墮揚岐之下曰白

雲瑞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法之光明傑特者遠傳行雲堂行傳充晦菴以及師其相付精又非他人為然之此充將示穿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未毒種元聰侍者匠耐吾宗滅汝也我全高枕百無憂聰子時把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自空峰來此山法席大振漢成金碧之唐人謂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四明樓

鑰大坊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等顯應觀為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乃之記者沙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頌曰中興顯應現記也而宸翰下須昭回之光輝耀于載臣既蒙命謹拜手稽首言旦百神在天地百昭布表列
皇朝咸

秩死又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通奔奏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下也真君在姓廟在磁州有為道現河朔人率之五百年矣清康中高宗曰康邸再使虜磁去虜營石百里既去渴詞下神馬擁典肝鑿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功帝返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降服擁羊之夢主有神先歿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與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南湖之有靈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完灑增歿喪嚴長康觀深中繪工微缺騎我卒左右旋

戈鉞旗蓋勢若飛動敵西齋堂以把湖山之秀為堂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祀其為大神之居高宗晚歲万年嘗問憲全臨幸必并至政時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年以年矣皇帝皇帝后常追祀店之意載禽與尊厚賜昏占二石得尸盪右緝登義至管教一公事明臺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安靈內錫福斯民者甚至遂堆石亦以矣紀也藉考神之所自亦知者以為比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泛謹之子止雖皆名公而究非也傳會要等書亦不詳

諱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
廢向以陰陽屬相至求泰初始後州 仁宗實
錄景祐二年封祀府名為盛酬顯慶公且言府
君正觀中為相州陰陽令再逢蒲州刺史失
其名在陰陽有凌惠民為之祠後因葬其地成
平二年始賜庇君之廟而宗師北郊及群縣奉
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勸而封崇之故治曰
惠在陰色思絕蒲人又日崇求世系師大達其
傳戶祝正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正與伯淵
安祿謂史逸其傳欽元符二年即田子對王大

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慶昭
惠玉室和三年群守韓景朝辭上命葺治祠
日數靈觀日顯慶其按日碑為之記其說略典
寶錄周又言唐太宗事詩之得詔入觀刺蒲州
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之又編錄神之靈迹五
十餘條關於世淳熙十三年奉 光堯至旨院
封兵君然至今以府君為考者尤見其本於為
令也初命送福宮使安法軍丞宣使張去為乙
提舉官像子及於延慶復有此職宣力於現乃
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

蓋以庶幾現一向許士庶祈禱咸可定期季夏
六日於傳以為府君坐朝都人无不歸鄉驛擁
竟夕尤為乙時之昏蓋冬十日又謂為府君朝
无之即或去以是日上非禁庭皆歎齊雖北人
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又乾道天年遣侯賀金
國正旦臣以假使沿行退磁使人而下祠率望
拜於驛中蓋往來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
之祠歸則潔羞以附之臣謹擁其始末之實為
記而又摛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孝道委於相卿使委我於相兮

必它時之今嘗繫神之仕兮于滄之陽惠及斯
民兮久向愈彰握刺沼中有任河北之採訪生
則祠於曰己兮爰入家於其家神之歛遠兮雖
尊以姓物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
謂子玉典伯淵兮皆流傳之沙范獨昭陵之
詔錄兮載朝末之為詳此方之人兮謹廟食而
自唐虞案劍之封賜兮誠有赫乎九先功在
社稷兮著明效於清康神馬華吳兮堂顯祐於
高皇如孝宗之方振兮夢終夜向擁羊迤震
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登祥徽祠宮之百楹兮禱

千丈之周膳徽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
仰皇以之臨觀兮未嘗求福而專仰灑奎畫以
充嘉方擊鳳翥以九翔前三第而後太一兮与
四圣而相望四陰以而默相兮几因勢於无疆
上官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体而矜福俾明神之
莫烈兮夫豈飲惠於一方輒謂于上帝兮掃攬
槍而給射以吾居時中天下而立兮并壽域於
入流神示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祿涼典陰三礼曰風夜

惟寅直哉惟清无它言也命蒞吳樂教胄子而
及詩言志致永言聲依永得知以入音克諧无
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鼓石百獸率舞又曰
憂雖鳥球以至鳥獸踰以蕭音九成鳳凰来儀
何樂之耶也三礼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
礼春官掌邦礼而大司樂以下屬焉明夷夔之
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未向下
府文胥從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瞽至
三百人昧轉又三百人而舞者蒙寡而无教抑
何其清也孔子之時礼專已闕其飲於周而厯

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來始不切於二者政
問於老聃問於苴弘止以論語一書救之執禮
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耳日不固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
而善必始及之向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
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韶多素其聲尚聞
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
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故曰吾自衛文宣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

苟云乎哉自大師擊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
於萃亦多不得其說擊而亦皆樂之教之四方
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
樂矣求諧夷者邦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
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集可不求其
故乎今又元二十年有既多廢凡在失之皇
朝寧至卦石漾以所謂禮者而可求之簡冊一
時鍾人論樂甚盛卒不也復古蓋其本已矣
樂之本狂聲九今之者何力求人尺度拒黎之
未為可嘆也近世渾食兄弟禮樂二書流傳於

世礼尚可考 二名与带向已耳 高宗嗣厯
席事草地而卿列不以一日齋迄駐蹕矣塘以
法惠捨待東偏轉地為勅舍所又術之東則為
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礼樂之旨過之習則列宣
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主公安始
清易地會初向中廢遂遷與中為演法堂耽
夏屋於是為称法惠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
諫官舍物向再建於寺之旧欠而容臺不移於
今五十年矣梁棟梁柱日有覆廢之露卿少欠
闕嘉宣一年卜慶張唐鈞為主得已歎其不可

居既坐胃監又轉而小於此時尋農天府俱舍
日於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礼樂之司處
宇宏猷佐置崇嚴不應輕年列盜泉勝每古入
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庭材於天色凡
向叢費取其貲而親木納之區下之烟未子曹
之設欺一切霜革之乎賦工苴察其動情情者
至報以一扶勤者或醜酒以咨百堵皆无象猿
競現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
工三子宜百有奇向内外堅擊丹梁輝華於田
有加而无不及現者騎嘆謂工於營和君未必

如是之敏且办也。登地得泉，右刻名曰觀。吾且
言。設者可以愈疫，猶是法恣之旨。實而渥之泉
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吾皆不在，調度之數
而宜集。夫有不量而反，因樽節之有方，銷外
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旧歲以
脫落，又款為一碑，未能也。府師掾作，監生君相
獲以為助。今者如所圖，不憊与素，向未記於去
自念，思矣。豈復為文，頌歲。嘗叨薄止，傳士少列
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致不得進，退周旋於其
間。茲吉寺之新，因君之請，以款。以乎日所聞者。

自見故弗所君飽，今工詞章沈默，靜室號蜀士
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謹之什，則劇邑也。办
治有餘力，今日暮理官華朝論，翕然類之。每言
前後同庚，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共事曰
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辛
至於不可為者，意其无不息之憾，且不能充是
心。往故也。君之所在者，如此。且乎先者，实用
者有也。幸先它碑，乾道七年，黃公釣為殿記。
謂後世以儀為礼，以器為樂。其於生賢之遠，遠
矣。惟儀与器，又皆用陋，就寡。實非士徑之故。蓋

嘗誦其言尚歎息今鍾敷王帛其在而官重又
備美若安上強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銘緝
於右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比太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
鮑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九顧之山与城據
其下官不在焉城西南隅有儀門自許李為社
稷之壇厥位而陽爽壇平曠者人相攸而為此
必不苟也有司不成日就荒圯在垣成蹊蹊故
无禁厚熙已亥正月宗正本丞沈信被選未守

仲春行可傲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
命徹而新之臨海今彭仲則起玩治於煨燼之
餘侯知其才舉以任与昔授圖籍斥地之日餘
以周墻數十百丈洛珙地得仆碑二中洗而瀆
文益政和中所頌社稷壇我也刷慶於及橫列
三墻門各四出中共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
而師居西各為位之高二人不半及為瞻
壇於風師之康南墻外特高於諸位於是悉敬
名數用其俱向增準之故有屋向楹為視饗禘
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乃齋潔之地其建

北土襄以三往中送臺門嚴門鍵以守之作於
六月謂魚又云每有七年告成靡金子五千萬
有商民不知役士不告約述者肅然於知有地
主之敬侯會云書之門古道先成民向後致
力於神侯之千草訪民隱訪吏名厚一守循既
之風尚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邪被小帶江水旱
仍歲又間有樹討彼之災謂賦諸幽者非人力所
及故於神无所不我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
秋社辰礼氣象一新不佩琮琕曰豈也靜嘉神啟
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泝民和响賜時若其

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漢內致力
於神者凡所以成民也侯名攝字虞卿秀之嘉
典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於是太平
五侯灾父以書奉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於
開皇後雖廢若不一而柳河東謂自強以南州
之莫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為名郡國
朝遠際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主一乾法二
年始隸荆湖比谿東樓洞處回進施點武陵社

其前治陵在其比為湖廣之孔道水平日久之
口滋蓄歲輸未以解計者今五可養五施至三
十有疇盛矣建炎之宋妖民弄兵唱亂知以劇
寇一手改詔民居官府蕩為 因以飢饉凡
無唯顛蓋六年而後定 陰捧杓招集流歎僅
復城易之因今六年餘年矣未輸猶不及盛時
十一屯丘餘百人而郡於尤倫士黃堂之所重
門相去不能守史外過郡城又有 煇相直繞
於東墻啓一門以通出入必暢隘之語諸教老
或日洵墟之及日乃城門兵殿以未開鑿至今

僅席而新之郡之氣直伸吾民其糜几乎士民
援以詩為告予餘使者如作新門活煇既也新
其故基則在麓窳然言真有驗言實以為費募
民以兵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上建
半屋即前日之外一為儀門而撤其日於是治
事之所始得軒說寬敞而前光蔽障得以把也東
江之秀凡遂明之湖經始於去年十二月庚申
至是訖上合樂以饗之氣象殆然揀選旧規多
敢自以為功也要亦可以不紀今因為之太息
曰今之為郡者或勸以虛白自先則於營始之

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亦可其事之當
為參否也前後相丞謂非吾香名士樓之於儂
陽是可也乎余与值世有道義之好又為世間
微之弟兄皆丞詩白之傳侯里居時苟一然一
長者而視官遇一入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亦
治茲誠彫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捲起固陋
五祀之劇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人考之
地志是邦有享血子竹葉之仙昔李脚玉消方
之適跡之巷之申明以忠孝 葦之車盛子以
學術師皆必郡太也元是層城橫前重倚旌底

士氣亦因以六楊是役也豈惟於陰陽家之
有困於郡其必有秀士乃時向高者侯於是時
勤在以至其度而儉以益其富闢席庠以教之
後來者父能繼此特凌復次平之盛而賢能以
与宗自侯登之侯名平功回明人亦文其塚也
真州像城記

真之為州未遠也有唐肅宗中始析江月置永
止縣南唐為進奎城 皇朝乾淳二年林退安
軍人中祥符六年以全像下 而咸遂以名州
而實當江淮之安會大滑延臺江湖未運轉輪

京師感以千古討惟揚凡泗但稱繁盛向以置
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營建使向山陽通秦之
鹽沂江高王南曹輪濬猶為淮凡大郡佛裡之
駐瓜安迤在大合之境逆亮之至瓜州去此无
數十里郡居三者之宜故亦寺糴索揚餘也以
保障之未固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為以陰之
計休君伯成具斧於前及四百餘丈鎮江遊奕
統制郭碧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款速未成于
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滿君被命去守
當身荒飢饉之餘凡以成邦既庸以勞未安累

之政又以城築委之君目下車愛民如子乎自
摩撫左營方弼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收身
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為瘠此意字乎
上下通於幽明斯民感說傾有生意和氣致祥
年較順成郡農通商寢後日現為大田真力於
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今田百六十餘丈基厚
六丈士居三之一可列七縣高八十二尺凌濠
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崇之安詳易土
以甃凡鵲臺砲臺武臺角臺雙臺城馬面坐甃結
聖傲金湯之固寤然与推揚相為長雄之不過

處之壯觀既又興造昇程自儀門黃堂凡官府
少守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郡
之內外為之一新朝家以僭亦十萬米七千斛
庚費而所用亦費不復有讀惟以推酷之餘及
樽節用度以元之期已勤矣飯之井市與潛臺
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歎如瓜州之城如為
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
余迨祀未冠時倚親治江于登鑑遠亭訪之房
民指其前日頃有日市悉墜于洲江外有沙洲
數十里雖隔皇大蕩之風與而廢小北未初侵

未已不數年間之浸游者則鑑遠亦為壑矣是
知向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亦足寺岸既善隄不
知所止人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向審
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脩築歲一增葺
工費不可數計竹木屐麗去於師漕土司向二
役則又舍陵戎師任之以濟登茲山陽歷賜夫
率類此人是邦城郭役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
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壞地尚須隨地補
道又別儲二萬緡預為後日萬時之備繼此者
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所則當與屬序

和楚嶺山嶽相貫而倚角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
微令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貫
延俱為月又師光正柯山便君能雖財重豈君
實似之自其切年躬行孝謹罵思問孝有不可
解於心者行矣而若日進未已嘗寧崑山去之
日死以結全及碎京以荒疏自能民以父母
稱之今則以之向以之比輩亦不知君各制師
既以治最上弄士丈夫公勝莫不以為朝臣之
冠君則退然未嘗日退也使守進者誠心休國
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休以郡人公書

求記為書文槩尚勉其哉云君秀友文字文叔
發之金葉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古邑奉州為文考朝治然俗南氣而般豕
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通作難也 神文在位郡
國始建李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傲落秀惟漢
嗣音乎郊廓而是邑由祀謂相國清河公士選
出鎮秣陵為推輪之始蓋室先初秘書丞于君
房為辛明右夫人之廡為縣學自為之記去然
且日朝以奉川為縣李始亦必知吾邑儒鳳

之女曰年宣和中國君傳位於邑活之家南力
益勝未几念法離摩為亭傳文通壽兵秀燈高
紹興九年崇君聖復新之於今五紀稱宇寰壞
祀陋亦可復友永嘉家君始至簡真仰瞻廟像
愀然曰敢化招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
日欲訟焉未邊以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遠國
已身勝其應而連歲又侵愈不解給文成款去
今人各不滿邑土注君教素好為婦室彖事
之謂共第係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功率不淮於
教以身先之有創大成殿增廣旧址不日而成

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父遠郡
重立先全先師十哲之像像門兩廡以次此作
前有星地濟內廣之方正清深水壺澄澈南山
千尺倒影其中輪魚翬飛照映江孫不費六貫
魯先春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大夫釋菜
孝宮用以揚處安靈現者如 驚嘆贊美以為
前此未有內民外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
嗣徐知松等三十有二人與趨競勸相為母廷
駕說之堂挾以直庠傍刻許齋庖淪層庫器刑
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知有目右李登

科者為闢躅圃以勸方東舉梁云初屬云為之
文合既堂成又託以記之世居奉用高祖正議
先生故使邑十室元孝記与名刻在尋寧鄉校
前後凡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丙
區封邑猶不敢於辭之後命敢告子里人曰
合尹泊諸賢所以忠吾邑者至矣自原必能相
勉以李相高以文躡儒符登脫仕使吾邑簪纓
日盛為女方宗規則今日之舉斯為和矣然區
子有曰淮庠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義須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客令人論孝七 不同

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盖庠序所以申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
於道者少者以從而我之以此為庠序之教亦
為 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孝以古文悉自言孝
致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吾師友之講習率以
孝悌為先此義既班則止孝於此者施於家則
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志臣良吏餘之海
化及皇閭寢有六負載之風比於一變而王道
者將以此望晉黨之士豈直為是現貴而已哉
宋君名晉之必止鄉姻福光華三為邑長皆次

儒術節及事晉歆母令迄於有成邑又紀之矣
公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脩孝記

舒本庠舒之地於今最為佳劇湯皖之勝飲游
而不遂見泛宮權麾而之為者無合莫如登僊
然嘉泰二年嚴陵唐侯下章以寬明之資臨淳
古之俗平易近民洞其俗而施之政未几生以
无事顧謂吏庸曰官府俱飭而廣舍不稱茲亦
可後乃即其用而增算之各治達於紹興八年
中更倦修歲久記壤以十年底工至十月日訖

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之及我而深登茲朝有
以紀之教授王君玉度以書來余反歸侯俱
壻子氏而侯為尊日如賀有年矣以炳樞之
子謹原產今所至者声頌而飭以儒雅燈紅既
以改茲躬使尤閣清節謂文翁與李与蜀變已
夷如鄒魯翁室舒人尤敬慕之故永聊宅事而
首膺竟於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向
以報之核那有報於報也惟尔父兄相与率其
子弟益進於李亦同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
術不必以敢拜級之多寡為輕重又翁既於也

李如偉大司農朱邑以一唐夫而道愛傳子干
載角瑜以文武才略弦章以湖一其名尤高皆
郡人也誠使其能之士百出為國家用如前數
公豈非疾之望於斯郡者尚冠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而歸武昌夏
口鼎立相望其在會朝玉蘇二翰抹一以州
馳名一似坡身命皆干我傑特之偉人竹據雪
堂既壞復葺風流未泯至今增章近時即太守
博士皆不輕湛選秀士六楸然去矣遠矣其燧

以來我賊多附它邦乾道七年始試手州而固
陋就簡寓貢闈於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
以作士氣而李宮寢以類靡州人病之嘉定二
年四明高君仲遠未守丞開禧兵成之餘日二
暇給首謂夫子廟歎其弗葺已甚未遑它務与
敢披李君室勉飭而新之庠庑齊舍以次興立
而大比又近方可復跡前轍亟相与訟得驛舍
遺社捐二調度分委寮屬勸貢院五十餘楹花
工於二月丙寅訖役於五月己丑重一正听考
試公位左右長廊廡活吏會備具嚴整費調与

五百万米二百斛悉出於樽節之餘民不知後
工亦告勞而八子五年之甄典一旦復與父老
謂丞早殆六不及士闕頹奮氣象振斧且講記
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奉委
且日者中秋中月餘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
望余乃之欣且日付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
能言與人語如怒傷之月評以居者稱而業茂
車能後誠即既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每办
如此高氏益者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
夕塘始建太李妙送師儒元侍即富不國子目

業豈作文行經李是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
繩具舉未几車駕幸李權或儀曹至今四海尊
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
政凋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李業以稱使君
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
矣矣完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龍潛之川
雖宦游亦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崑秀武夷諸
山皆非塵境吞入州三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

相望士夫多挺之尚氣節教賦勒踰萬數薦送
率八十餘人儒風嚴之壽生徒三百八十二
齊之不是以客之今郡侯寶諸客直李世諫議
李公鎮臨以來泊行稱最百廢具几切秋友物
不可以教計用知而尤篤意方教之 膳府庠
悉力葺治之以必永能之德稱几之之意主之范
宰之守張章大設庠序資之從衆賞一出強相心
兩偶廣之為四齊鳩工於嘉定三十之以文叔旦之記
實慕之乃捐俸之多三千餘之繹度地於李之之左西
役於以年二月之之望之修廟廣之之之不可而矣

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掩紫芝之峯廟
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於官歛不
及於民增弟子負又廣田疇以曹其儲舉郡之
士歡奮感勵成請記之公李有家傳伯仲競爽
公素号博洽富於文詞不以自有乃列故副博
士暨學職諸十三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於公
宦年侵氣索何以永命勉之之言曰諫議此舉
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齊之之義其待李
者尤深矣是四者出於先全之言李之之大端莫
過於是道者百全之之所傳非可以詢史離於志

於此則為以流遁以至惑於異端德者誠也經
之言德必以為對之以死決知德之為誠據此
一試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容重其為道遠苟
能依之形於容倚之際非孝之要乎德不可言
忠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若像言之合有攸富也
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教其為可輕是
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伎藝禮樂射術書教
古所謂之藝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教先王致敬
及人之約少直淳未散之時便習而熟之則身
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藝此而能為全

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為武子教亦不復見
惟六書可傳士又甲垂意焉夫謂之小孝謂小
年所當學非曰孝之細也灑掃退尚由此可
以正達向况六藝乎苟能盡力於三者曰游於
此射為士庶几於備矣孝者其母忽於名齊之
義勉此進之以答陳謙之賜豈以料舉利鈍為
吾儒之盛衰耶本朝庠校權與乎雅澳副音
乎却廬室元中詔建州王李賜田五頃主慶曆
四年即邑始得王李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
教授一員諸即可表之有元豐文賜四十頃則

知是邠之李國家最所屬意尤在它郡之先必
或曰郡既有李而復有本院不既多乎是又不
然潭之嶽麓衝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此也
古者黨不黨有庠術有序國有李以今準之
百里之色千里之郡其為李當有凡所而謂此
必多乎姤誦所聞以謝諫諍友多士之意若公
餘詣李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李之士
則諫諍之仕也、做敢贊西之辭

玫瑰先生文集卷五十一

玫瑰先生文集卷五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麻姑山顏魯公詞記

顏魯公嘗為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庵
壇記南城今屬建為軍郡人祠公于仙都觀中
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武又
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為著明張南軒已謂元
可言者於是象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
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曆元年規遭大災祠宇

灰炉巨石皆斃裂大鍾亦融記不可樂而公之
碑独僂然人益敬之大李寧君居麻姑山下望
現相望慕公之為人以強射撤而新之求記於
余又以李軒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
竟不識寧君而嘉真好古以扣山郎尚書付公
公曰此山異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于
現門之西藏書一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也旧
曰亦与竇氏游且俟余記之嘗公事業校所旧
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山光發越不容声
詞独佳公既新為廢地公可以可之神仙之說

故防會者亦未姑以為作尉時或謂子有金試
可以為仙不謂希烈使人制之公曰吾眠殿也
七丹在項解金帶分之政得縊死而金其首領
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
元所函祿國文必办現公視烈大袖抗志憤一
發徑欲收其中賊徒林而得乞當足時豈暇顧
自首之金吾邪罔誦平月所問以投竊吉使邵
之以枯世人之惑亦不几曾張二公之本意又
与則紅一賦詞青暗金去竊君名戎聚族頗中
又多為儒察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于廣德則已具見於內相淳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徹而新之表記於公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絕勝才兼文武非晉楊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矣其羹中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行隄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西歸其跋乞手拈

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饋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周窮者歟又有家書之老夫字生屢經風諫惟能息勞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知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講整勇世不忘喪其元分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奈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元徒暮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去既為惟公之所以歆此者尚為之記又周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公老尚常相與思古人身稽之義云

勤縣經綸問記

始慶府七年制國王天公出明之勤縣老祐中
縣治逮召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櫟而詞
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內又
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于蒲陽吳尺春相新之起
於立月戊寅踰月而記工田觀復述而有加焉
求記於郡人樓以史謀改之公為縣時也
嘗承平公方端書為文章三日寸治縣事聖
意斯民為之起提法波塘為水陸利貸藝
于民立息以儉俸新除相易吳季枚虞保位文

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分
也公之於勤原矣觀心倣之記皆為農曰而
歷東西十有四卿之民畢已乎事而遂歸上
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為政可知
詩文之傳於世為勤而作者班也卿有五先
坐二五世祖於三公杜公比日之定交是以散
化具行李者功後有憶勤及億東吳太白山
等詩則又知公之戀于勤也熙寧遇五千載
一時及次所行于勤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
行者皆能如公之在剗則天下豈以為病哉天

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故尸而
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声
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
人為此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於慰父老甘
棠之恩而示後日循吏之功一奉而三善具非
直為是現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
主簿陳君廣弘求記於余曰樓何以名曰秦公
少海初筮之地也旧有此樓碎于建炎正火至

是始得再作退而考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
定海主簿信矣人求於文集則范先一語及之
訪諸父老相去日餘年間不自所不接不可得
而考矣公受知于東坡王荆公本欲以文科發
身俯就進士奉室与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
丙科家藏小錄淮海獨掌肢表蓋其布表時名
已重矣然亦不聞任卿邑之詳謂公鄙夷吾卿
內取出一語邪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于此
独尔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也沙外
之詞後人作為鸞花亭登臨賦詠犹使人想見

夙度樓今在簿領中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
大海浮天浴日之波強元津注大江日東而南
西抵郡城橫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爲
壯觀北有蛟門招室伏危之山南有長山太白
諸峰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
詩天而遺佚不傳邪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
問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藁于囊中得數
百篇辭鄙而悖于理者輒刪去之豈後未亦嘗
取少作而刪之邪陳君元樞之子宦季有家法
知所自慕故一官雖小概念前聞人而具斯樓

及瓜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入念一
時知公與公同時秉鈞佑權官貴隆盛者多矣
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歸于終彼或
甚逢而民无称至有緡紳所慕道者公以跌屣
可才爲蘇一上客賊以屈宋詩凌勉謝壯猶
盡直欲鞭笞三虜而困于煩言陷于黨人僅得
一校勘黃紙書籍爲止字史院編條官遂倅抗
州監處州詔羸柳及橫雷坎凜流离醉卧舌藤
一笑而終亦可悲已而声石至今暴曰家有其
書望之如神仙然其心經行之地子元片言可

尋猶為士夫愛矣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亦
知所擇乎鶯卷亭詩祭淫祠公固器一輩最位
人言多枝亦多窮隨意文章子奏上淮海秦即
天下士一生懷抱日晏中余嘗議而悲之因併
記焉

東萊呂大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百儒風日盛梅菴耒公在可南軒張
公在楚而東萊呂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孝行者
述少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
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元深互今名士班其傳

蓋耒艾也先生為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
而下名德繼起人為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
也甚遠而又資絕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
於公之身游季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傳極羣書
究通千古與治亂之交而耽耆經原至忘寢
食年二千有七禮闈既握前列又中傳奪宏詞
科声名震千戶城公既忝同登後媿齊年意其
為豪俊之士一日相邊則頽然似不能言者殊
不稱其名予之坐而歎焉不惟使人意消歛嘆
擊服雖定交於日終亦敢以友之也公入館

孝人在赦局人鄰居于百官宅听教为多亦嘗
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儿至遣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为之歎息日少为国器長
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称物千施庶几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世百万物自苟之外元亦可勤
其忍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过蓋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借士友如将子
姓而持論不阿刻白是古如持水鈍而公事于
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此而克動小物雖使
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海木末具

山處缺兩半子想係抄寫
时未從所致

王資曰城沛乎不見其
忠信為先以窮經躬行

姓貧咸有得焉自逮吳

官屋以居其地在先孝

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

之日最多四方孝者几于雲集橫經受業皆班

于此晚始買屋于城之北隅必旧居歸之夜令

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為拜禧之三年邦之士

夫父其一人請于郡欲以旧居之年名堂以祠

先至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提之又出象也

孝人在救局人鄰居于百官宅听教为多亦嘗
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儿至遣旦又六年而再
造焉則公已病矣嘗为之數息日少为困器長
为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称物千施庶几直道之
行也而公已矣世百万物自身之外元六可勤
其忍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过蓋排
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于甚愛借士友如将子
姓而持論不阿刻白是古如持水鈍而亦事于
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此而克動小物雖使
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海木末具

舉川忘不介必欲至於至資百城沛乎不見其
止也其數人則以孝弟忠信为先以穷经躬行
为務于登其門者隨其姓貧咸有得焉自建吳
南渡父祖始寓于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先孝
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
之日最多四方孝者儿于雲集橫經受業皆班
于其晚始買屋于城之北隅必旧居歸之夜令
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为开禧之三年邦之士
夫父其一人請于郡欲以旧居之年名堂以祠
先至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提之又出象也

平江府瞻像堂益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茗容治行彰耳浙東
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公曰甲子有旨除直
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錢祚以來垂意民
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六次之寵室自公始四
方流得莫不從動而公之各益顯矣一地天物
彰郡務又十倍於西安曰嘗耳矣中七夫言者
邦使君愛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賤以
聽民訟公典之乃可治虽若戲言益甚言其
旧不暇給也分精了絕人年侵而彊直亦衰令

蒙人分親擁以年日臨予不為之意勞日夜之
力以從事於簿書期會宜視前汝數公愈勞而
元頃刻之間然下車未几而治声已隨舟率而
東矣一日貽書于公謂郡中自主道以迄于今
更郡守一事五十八率有會豫旧在脊空樓兩
廡紹興宋年洪公樞密以内相出守嘗建瞻像
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為之記今又三十六
年繪事欲暗裝潢寢以隆脫欲全圖于壁可長
二名筆一并生而以旧像度之各上殿几可
久子為我記之公曰以繪事為甘棠固它郡

以死於浩穰勝擄中分餘豐祿雍容及此非身
兼數器之才寧能爾耶幸此一事可以知小之
改下轉而上耳天子之用之始末父也祖及
宜和中嘗以徵戰各直冬士為守遺像在諸公
子慮其久或失直謹以家藏寫照因託公是正
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五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
子廟成色令朱君堂永記于郡人樓以傳記
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點字叔達一字治舍稽

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父母盡孝採薪候
養甘粟美味奔獻于母甚肥悅比舍有上寄
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耳而啣之伺孝
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
母既歿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
釋其罪召為郎六就以壽終自章今之鄞縣池
孝子之世嘗覆疾喜飲大隱溪水六以時得子
是築室溪傍以便日于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
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世反葬于鄞
一為郡太守治所故州邑少其墓側皆世祠之

城之祠字即其故尸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
中康憲几公億迎歸于廟公親訪其墓宰亦犹
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公稽典
錄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公言為卽之詳恐
至今鄉人犹称董孝卽中庙也吳之虞翻称其
只心色养喪教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
之辱白日氣仇海内百名始杰光者以為公稽
英後之首唐文曆中刺史崔教作碣徐浩書之
亦去其徒居也庭出穴泉其執喪也林集稱焉
无胎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

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頴庐江太守世為
郡中名族既亦可詳考又言環堵已荒远记將
落意前此必有裨版今亦得見矣若董孝名鄉
慈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祥符元年
冬真宗皇帝封岱礼畢詔賜号純德微君或
云起于尔康憲之清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
發放至誠自亦可捨生蒙和帝之恩越元百載
而膺章圣之完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
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老擇墓在慈溪之虎卯
山結庐負土有湧泉之州之異仕至和州刺史

此郡中有揚孝子唐目紹全至宣和針股割乳
以愈父母之疾者至子五六卒旌表其一孝秀
相望蔚為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元豐百盛君
次仲為令嘗出董溪子于碑不建矣改元林君
故豹相于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戶掾董君鄰攝
邑又崇大之為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
母于內令六十五年吳寔以地壞朱君始立進
謁慨然以為改益風化所繫宜為先務雇荒陋
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飾度劃決如流縣
務畢卒以收戍之餘一新廟貌視旧增闕首捐

俸尔助以餘帑飲亦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
見輪魚之美而不如從莫亦驚歎稱服又率邑
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膺天子之孝活
而示邦人于元劣皆可言故備書之

嵯縣嶠浦廟記

剡壯縣也二大一力自古祀之晉宋名勝遺跡
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比
山圍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而山相自愈
迫剡之水易于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
為壯縣也西日嶠山巨名突踞水上其下曰嶠

浦巖壑奇聳尤以勝絕溪多補沙深淺不一堆
此數里皆淵渟澄澈不知為几尋文潭在名下
為羣魚淵數相傳中有神物元散能犯亦險絕
之地也上善涪物徒廟貌像厭教夙著威靈振
山瞰谿稱其為以神之居谿通皆娥丈口少為
台越孔道舟車所經元亦致敬如山響答求孝
尤應遠近以西賜祈禱家賜為深時節報謝者
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谿氏世為廟支
有吳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治七年鄉貢進
士何淹為給事即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為祀

亦云侯姓陳氏為台之仙居今始過此陰有卜
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極之漫溺死焉自尔顯
震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
郡通元之汪水經出于後魏已言為如此有塘
浦一口有府其甚靈驗行人及樵犯者皆先家
焉若相盜竊必為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况台
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而年
始改為仙居亦應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
為永安縣令其人誤承仙居之名邪正如磁州
崔府君 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為後漢之崔

子玉 孝宗聖德爭跡謂賜名從玉從爰蓋以
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 昭陵實錄乃謂唐正
規中澄陽一縣今也 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紀
亦有謂震祠問有以門方之士代之者 惟其血
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振于臣子以殊也
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
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規文
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起南宮神已告之富貴之
期之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犯篋
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為清辰元改元

賜廟額曰顯應公之力也魏君年支八十為一
鄉之老既暮衆力新其祠兩公之子滿適為丞
介以請記淮神之姓氏事跡著耳已久清又能
道祠宰祈禱之祥且科捐私財而刻石併為記
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桀先以十丁亦材魏君
以宰未助之周合君悅取以建殿宇後于慶元
四年十一月成於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
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荆州多荆 荆州之荆豫章以本氏 酸本以棟

名邦茲也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庠古有隱者採
藥求道于此或曰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
為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為
縣又因以名郡為大谿澄徹橫真前又一谿出
文日至於而合一山常然聳于谿之東林机秀
渥号小金山上有祠宇有君之像蓋一方之絕
境也新婺州武車詹君又氏以本未日家木嚴
陵即十畧祠君之高風來富邑下念古祠之荒
廢思有以興起元未能已邑尉趙君以公餘多
一新之士氏稱美思有以登氣傳後求記于余

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
曾不能登嗅噉以敦一觴之為徒誦唐公贊元
招僊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
者正欲逃名於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了陵隱
于浚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万氓方于隱于唐
人以詩題祠君不知為何人既隱而姓氏竟
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予有
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刊焉

建寧府中應用真人祠記

神仙之說茫乎邈哉有和元邪不可得命知也

以為无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夕求之而亦得故
以為必无之殆未必然以為有者則指傳記以
為化傳記雖多妄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无
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洛内相志夷堅言
建之曰生事以為丹歌成而久之出神往求而
魔且因之効家人又其已而无所歸又謂卷凶
淺陋非神仙所居也嘉定五年李士院叔直真
希元建人也為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於
余且示以真人之弟持制公所為行狀及事樂
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邪所書陳何皆

同鄉始未甚明始知内相得于傳聞而未見此
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袖既授之又
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及公之幼亦有
隱操相与祐槁于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三
於形神俱妙輕拿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廷
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者
震響水旱有禱至今犹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
祈禱之明驗可于府于監司以徹于朝封冲應
真人旧有相子因而具葺以後上賜而真人之
名益顯矣余闻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部化

近究圖志武夷之從名山元數造化豈故私於
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時多人才
方興而未艾蓋山止神仙道家之盛也余家于
鄞少有回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温台粗窵車角
之勝欲入巫而終不遂充矣方乞身以歸持隱
于四明山中望建安死可刻之期事切悵歎而
已既為書此且囑希元併分為以如之文到之
此亦復其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若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庑
下中有蒼顏白髮月光撩然者心竊敬之人曰
此高密尉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依揚笏相何
字呼豕家古師曰於君何屬某拱而对曰先大
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予游從如昨日可媿晚
出亦及知自尔時造一耳話言祖宗承平

餘百年予之廢與人物之賢亦肖內之朝廷典
章近之干戈轉徙之端歷：言之漢整不暇者
宗正屬籍之盛它人樓圖莫能究舉以叩之了
办如響年踰八十視听亦少衰氣節剛到所无
雜賓独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谓：日子家素貧
僑居佛庐他无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迎
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牘以遺老子盍為我
記之：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
釣黨之既晚為著書乱思遺老在豈得已公以
賞世宗英嘗馳：戎馬可得处要領歸銀德齒

俱尊為趙氏祭酒名堂之羨亦應出侯子以
自以宗室遺老言可必尽 今天子廣覽兼听
先刑既戚親：賢：尤所篤意百平之懿迨无
道賢公于古事今予百无不知豈不能為更生
之為而以臺卿白处耶公一笑併以為記

会稽縣寬簡堂記

会稽縣活之東有地三山所旧有一堂以温陵
曾魯公嘗為之宰名曰袞繡岁久圯壞知縣事
歐陽季思假撤而新之前軒後房又為亭二官
以臨河上巖桂官老心植共向栢宇宏敞卅星

煥然殆始於慶元四年益秋落成于十月之望
求名于余為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
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為郡以寬簡不擾
為意故所至民使既去民思或曰公為改寬簡
而多尔絕廢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
施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尔為前急亦
所謂簡者不為繁碎尔出士夫均所廢治也君
承家傳為以居甲故而今之在仕職者才一二
君仕中尸以才譖自見諸公貴人荐之朝束治
劇邑其可不由此言為法乎因為書其由記其

說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矜壯而威
重民為之困哀不勝繁君能以劇劇之餘力及
此且再志考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世
志此言必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
之言可宝万世邑之民其庶几乎或曰於下以
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
星出入焚膏繼晷執恐不退寬簡之說果可行
乎曾亦知為軍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畫而
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為青州揚州而京
皆号大即公至三日百有已十減五六一兩

月間宸府如僧

重非所效天驗字文忠之寧

夷陵為至喜堂

有曰所予之車以作斯堂度

力疏潔高如尚

之以依其心君于公過之

餘吏散庭空休

中以養吾之神以符可却

之至惟寬分皆將

此出本元二道也

昌國縣孝中象堂記

東陽葛容又洪為昌國令嘗縣庠之講堂名曰

中象永也其初余既喜葛君知改之先務文案

其名之佳夫志以遠之兄欲為之記余分教永

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其

矣魯道之哀也洙泗之百斷一如也說者謂斷

人為相近蓋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須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夫洙泗之百行孝

相近何以為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与于道

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說潢地里忘云魯頻洙泗

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港既益薄

長老不自妾少幼者相迓也徐廣又曰蓋幼者

患芳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爭辨所以內

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显然如文兄之後子弟死

復相迓乎所謂老者安之殆為此也孟子亦謂

孝悌之家既申則頌白眉戴者少者自當代之
矣噫後世教養士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為序
校之盛衰者与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
以渙益為業近岁儒風自興而犹未盛焉欲
崇教化以善其俗一問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
意也始余從弟舖尉東陽而歸今啓得人之問
以容父多稱首茲為鄉一治声卓然又將以孝
化民以几古又之意誠非文法吏所能
变至魯；变至道顧不在茲乎。以為之
余舖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凡會方禱雨
相與過恕堂。上益縣齊便坐具折獄之地也。棟
宇一新而戶珠亦稱令請改之。且出旧記相
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
因于此也。礼門之後最為喜。問子真作然。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所之者。子示唯乎其答笑。
夫子不曰仁。不曰弟。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中茲
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紉益其平。月
踐履之实。故其言藹如歷。可世終元。以易此文。

從而言曰已所不欲句施於今大哉怒乎日違
道亦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
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為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
之心則為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
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
而輕其筭蠶追斜而緩其節曰是皆恕之一端
何足少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孝道則愛人不能
言之小人孝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說者此亦恕
之說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之心如示之心安
得之以愛人為務小人役于人者也以其心如

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今尹
坐官舍而有以謂入者心歎却之為曰彼之來
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豈耶則吾
之迎之也必不以為悼驅車以出謂歎見主人
而不出心必愠之荀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
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其以往仁不勝
用寧復有能爭陵犯之患哉今尹曰所未聞也
方歎以記為詩願徑出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
白邑有吳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宰戶內外俱
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說名焉今尹名秀

綜祕閣修撰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
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為邑中建惠政
石梅分為雙羽壯應絕出吏民以為昔所未有
誠信友民上下響應此堂其餘事也

冲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吳載禮經全人之用意深
矣陽羨周壽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澤湯史氏
旧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或蓋是時宗法
循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為之若有司然
餘妣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而存自

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謙吳之翻仇有名
于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
上于朝而名臣為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悉
類是用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
武氏而譜法又壞唐人抗能各守其閭閻今則
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往和公二世自三
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子有餘歲不絕世譜蘇老
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見乎腹死服則親盡親
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今之身也應夫一人之身公而至

于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公嘗讀而重悲其
言故族堂。公亦縱公能與之。如同義率休者。泉
之言以待之。山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孝回貫百
家而至。往元為紀人。東坡先生薦之曰。孝友之
行。追配古人。其見于持如食運。有則等語。皆蕩
然仁義之言。于元明知命情。象尤為晚謫。直列
患難極矣。孝道統。孰不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徒
弟。靖民判官。亦有曰。吾飯。所以衣冠而仕宦者。
豈已力氣習。自高昏。以未精素。偶然中和之氣
在此。一枚。其實相去。
念之嗚呼。世官

之發出於中心。其視羣從功總之親。豈有厚薄
之同。祇此一語。可以睦宗。嘗可以方風俗。可以
寬鄙而崇薄。全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
諸孫。滄既刻之名。曰冲和。帖又建堂于家。仍
以冲和病之。皇太子為之大書。滄又求公為
之記。顧尤歎之。詞何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
勉書之。滄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為直。顯謨
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它在仕籍者。多以治行
見稱。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黃氏者。茲
非冲和一枝之餘慶邪。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為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
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強王室如今時今訕子崧
子晝子頊皆列之法從或紹爵即王士樽士茂
芳文皆極祿位之豐更化之後前擢今於袞對
安定独殿諸老尤眷隆渥特許非時見普安
郡正倡和勤盈卷軸王全忙高迈季回風或篇
章矐琛屬聯尤五其回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
為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受內禪而
會于不及見矣一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

以進孝宗復親洒翰墨其一云朕在藩邸
今於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覺今標軸
策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卷皆
朕與會於唱和詩合於亡矣覽之愜然先是
裕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于時
而又孝佛超詣每謂与吾道合會於旧与之相
好得其四也俱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
甚重嘗以進呈孝宗又書其後有曰覩江公
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脱生死佛道益如是欣超
然居士果能允蹈卓尔不羣信平宗藩之領袖

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田諱至
士有一超然益會於自号也子覺之長子伯禽
祕藏于家亦謹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奉以
示臣小敢繫冠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忽乎盛
哉臣子之家宝先曰所得奎畫者有之矣未有
炳曜傑時昭曰之光連篇象牘如此之夥者也
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孝所交多世之名勝
樂善好施曾次豁然中間嘗以客得禍終亦自
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京居柯山臣外祖
太府少卿誣恩温為守分之反善公望所增事

事方便物之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
年光臣贈不師岐國公公為監征公知共負而
廉貸私亦三十萬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
取已償之至今怀感終亦敢忘此國公之細
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
濟將取靖芬三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
臣老矣幸諾亦能馳騁於藝文之圃輒直書
始末以著尹臣相與之深庸詎後世為安定子
孫元芳之榮且以先翁良議論詞來更相映器
為一時文獻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而勝處也長淮之東池多堆臬苟先
山處皆以得名乎台陟山在已郡何等自泗上
南來者望而百得之改米室晉府第子山又詠
儀真洒此登高見建節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
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元
領略之者天山居士一覽而得之徽僧房之敗
屋作為所堂而風景煥然遂名天下公之為占
勝蜀江南諸山一日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
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大而發際之醉

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
士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迷樓瑩苑
蕪城九曲之旧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
峴益世之山者而其名時着豈非以其人哉并
叔与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此者四後世慕
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凡是邪然而物
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地壞直友館
刁公約新之沈及翰括為之記紹興末年登于
兵燬園二卿得起其廢而洪内翰過池之近安
趙尤圖子濛嘗加葺治耶承宣與商更葺而增

大之関禧迎釁之起眾揚之境本元侵軼而唐人債帥喪社夫甚始以大言自說事未迎而欲遂透假清野之名縱大于外身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為荆捧九礫之場于茲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掠既息而旱蝗飽餓之餘瘡疾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云以電漕之節後吹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子揚遂繼叙祖尤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亦暇給簡節疏目思威暮並用教條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六集而年久順我浸復樂土之旧神城堡寨

未曾有禽魚下上咸有喜色師問名于雪冬強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課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諧余記之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卜之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脈絡或猪或世當適其中也之未作也亦若逆鏡山之氣子之俱逝而不畜及其既積則成靈之氣屏以扶与坊礪于茲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起徹之士渾藏若虛出于此山以振祖風者豈唯刺而已哉屢嘗一再游焉回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困固自乞惡唯積雨蒸漲則尤為壯偉可

現顧安得每、如詩及今過之既生亭上徐徹
已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宸臺素現萬教
哮吼層出莫天下之奇現也始惟見宮莎野奇
紛駭相應少鳥覺兩涯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
此非乾至其上深睽而駐現者不足可知此莫
公正謂六好飛雪之勝不如施之成笑机園
用乃大有乃永瀑泉也是廢傳洞下心宗精鍊
刺芳等慈接釣法施不容所而領動緇白數生
廢刹皆五具之壯年雲士力年比以办重錄晚
產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岁現偷之餘他人支

傾補壞犹懼不濟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尔
百間外亦以謁諸人內亦以費諸帑傾囊附篋
一力為之信有必过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室相
其事妙有智思親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
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卅池蓋可以久矣故併
也之以若未者云

望春山蓬萊現記

老子佛之各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為輕重然以
吾卿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
百其居財十數而佛戶至不可數何和策堂同

之歐陽公吳大略以為佛能藉人情而假以福
福大之趨者而熾老氏独好言清淨靈仙之
術其事寡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与作
為力甚劣而道家相遭全之好尚不能独其
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必賢于其徒者
哉明之四山去却皆二十餘里西甯湖千頃
山穹然秀出此為最也者名曰望春旧有靈彼
廟以祠白元政宣并有陳教者始崇以殿辟道
院于京俾道一馮五推奉香史祖父少師典鄉
邦因湖之游請于朝而田之歲得教已慮四十

万年来生是刹百廢其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
罔歲久寢圯具將弗支独以前人規模為未足
以稱上賜歆從而振起更出旧罔及前二閱之
上僉以為難師之忘尔回也先是日本国僧千
光法師崇而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别
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方年為可依者航海而
来以師鳥歸及迂天童而亦隨至居定餘闻師
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庶軀所公憐
况下此者乎吾奉国主近属它日帰国當秋即
材以為助師日佳来見遂歸起二年果致百罔

之木凡若干枝大船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
浮江蔽河葦致山中師莫曰吾事濟矣于是鳩
工度材雲秀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
耶于境內之山始連于紹熙四年季秋之甲
才三業告畢費緡貳二万有兵是岁海溢倍稔
羸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于人見者樂施
以逸于成凡為周八向高為三層楹二十有四
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象楹俱三十有
五尺外間三以上為藻井而工手有四尺為
虎座大木交賈堅做壯密牢也可投上層又高

亦斛父老以為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
遠居之于是規空益興御虎略備思遠滄心鍊
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
嘗之京師有運舟數百千艘歇絕淮而潮不登
為作法于其壞末几潮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
祭道使以官勅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盜癸精谿
旁郡山谷回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俗郡以死
恐惠遠亦有陰助古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黃
公將命祥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
于亦扁榜以究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

功今知現吳若訥繼妣志清之後里之巨室方
氏兄弟相與出力共造又得皆氏創岱嶽行祠
于山麓遂為一方勝地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
君可謂能自力而資于其後者矣公自念生脫
亦遲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僕然知年及議何
君猶記其道貌能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數
吳嗣法于何為外以癯行乃祖之法以人其居
是為能負荷者故與之遊一日未清曰觀之吳
才六十餘年懼元以得遠久願記之應日傳之
久之久之在記而說此翫散之文字世之棟
梁耳

玫瑰先生文集卷五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記

雪竇山錦銳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年既至絕頂而地始平
曠而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
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舍子前絕赴文壑峭石
削立險不可測有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日
勝絕一于此山之所以得名也繇古以來登覽
之士不知其凡眩於創見何假擬議紹興甲子

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于万象
之表謂水去大巫屬寺僧以田為地使二流雁
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
千畦溇玉雪六坊飛練掛丹梯讀者疑之而四
十餘年十易主人咸睥睨以為難溇熙十一年
足庵鑿公禪師既至百廢修奉取莫公之說斟
酌之八月己未遂與益鍾池深一尋從四百三
十大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搆為圃視
水游諾而閉縱馬明羊二月唐子池成游健折
隨溇溲如拭于簾倒景室如相照道俗欣嘆見

宇有傾民刀馬之歎為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
兀不能以一瞬山崩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為
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為今之
琳宮藻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臈徑或其
間者皆固然邪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
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豈曰有
數亦存乎人尔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
蓬萊之与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濟登茲歸語
子之徒儻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无
穷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為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 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
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其甚雄敬刻雲
童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
為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
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荊水後既有中遂
辭去曰吾太白一召上帝以師篤於道行追侍
方右因忍亦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
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巔雄尊深
秀為一郡之望結真物完智禪師山覺歆檄其

寺而新之謀于帝有蜀僧山陰陽象言自獻曰
此寺所沙未大曷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
能為層鏗傑閣以吞楚淑雲之氣則此山之名
且將震擢于時矣奄深然之乃招旧址堪与作
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臣高少務極崇侈一為
高閣延表而廡鑄十佛列其上前為二丈池中
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方松閑則青
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春層見林表而則影
池中未入空樓閣已非人間世矣中建虛舍那
容尤為壯麗徑山三十年其為久遠之計皆記

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材一坐六二十年起超諸
有容於芦舍那閣之前後道聯屬至人諦然相
望又文築海塗增益安入由是大重不特為
明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為第一游官者必
至則忘歸面說于人声聞四方江湖相子
心不至為歎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
次若平生暇日未游在瞻山林以珍珠生宿驚
或累日不思去因圍以進子上會稽郡王太師
史久惠公文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
終持之現元以加矣十六年虛春杯敬自天台

七丈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死不屈當外擔三
內擔四擔牙高承直如引繩旅揔有開翬飛跋
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植內為綺疏表裏明詔自
下仰望如見崑閬梵明磬鍾年空拓響絙祥登
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揚
巍乎中峙翊以翔尤護以絳綃高出雲雨之上
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驚廣
藏入見樓閣廣博元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
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奉祠東歸嘗往遊
焉驚歎傑特因眩神駭過於百回敬請記其事

老矣孝諾不能形容始紀大堅以表吾鄉之勝
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覓此則太白之
景思过半矣虛原道價素高禪子向予島夷亦
問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及味巧匠
現村成此勝事現者元六欽歎或請飾之敬曰
殫乃渴財幸濟
謝去若丹腹華飾尚
有賴于後之人云

安巖華慶院記

氏仲田尚書注

吾鄉僧刹最重奉川工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
道場為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故壑幽邃非餘山

北出縣洎三十里叙於唐之大曆而廢於會昌
五季漢之彭祐僧濤筆篆僊入山水卓庵之池
登高四皇投以一石誓四名所住處吾其正焉
既得之曰此五尤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
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其越引筆之名舍住杭之
靈隱寺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為四明道場尔後
寢為徒弟廢壞天全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尺
下与 泰陵廟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注居
士漫自号知靜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為汪長
者率信士十人乃挽師為村耒既至尤左居士

契舍遂櫛与莹度形勢迂立寺基相去二百步
有將宗盛施我十万鑿山平址汪君搗合車力
連寺宇百餘楹殿堂完敞中巖像設廉定元年
括囊山人志全为之祀天年称其地于勝東挨
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与送
之遠則曰霜者不丹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
道戒謂求為十方宗師說法道場諸論深切盖
稟約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木自葛隩至一約
十餘里亦有私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称为檀
越至則施財出力為多其處曆三年賜華嚴禪

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奔濯塵四橋中有釣
臺綠蘿望海亭皆為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用
有吳作支傾福壇祿田亦能有所增益今住持
僧元冬俗姓汪氏實凡七世孫也出或庵林
公會不三住名藍采至華嚴十年笑念居士經
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搭俗為僧与之數
力有蓬道与山縣亘三十畝岡壘險絕芥為盜
匿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已業也至是捨入山中
別立一庵以謹護府林密映癸又一勝處于北
即馬跡開廢田人頃又以衣孟增置三十畝以

瞻塔廢盡公既已重建僧堂鍾樓等比旧如壯
叙為寺礎机輪激亦為元芳之利又將增廣大
殿專倩地之廢與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
後俗必衣露為大家其與未艾豈苟然哉余家
久与之通譜視之純南既也族少從与宗黨求
記於余笑曰嘗現白樂天沒洲禪院記謂晉
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開清荒大和初
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為禪院寂莊謂樂天為從
叔乞為之記樂天卓以詞名道猷聲聞寂然嗣
與今日樂大人垂文茲山異乎哉沒洲之白氏
氏其世者緣乎今安慶大和居士建立於前兼
及嗣典故後之委余以記全有從子清一方札
公為師其于汪氏各不止如沃洲之与白氏
也因慨然為書之

徑山典聖万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双徑而生至高絕之地三
峯嶮然中本允湫化為室所因一禪師用山于
天室之初時為偉莫天作地藏得斯人而後發
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礼將相
亦得与太文夫事繼之以元上又繼之以法濟

坐鎮羣魔乃新禪牀而色不勤識子武肅王于
微時故吳越宗世宗奉尤謹 皇朝至道中
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祝五年內
翰蘇公知杭州年為十方祖印信公為第一代
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沈席初子雲集
至千七百中末年南歸重來踏而後被人僥相
與映發道俗起仰有神亦隨指魔而定 显仁
皇后在慈寧宮 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
游幸就七左游園為勝 孝宗皇帝亦與聖古
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業林拱稱第一

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尤靈響素著國家庶
有禱輒應家封神應德濟显佑廣澤王廟為靈
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餅鈔祭器之賜其盛極
矣然而廢寺有數亦可緣知因一之後以公昌
沙汰而廢咸通間元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
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搨翦去樓、手植
杉檜六知其凡今之参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
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
耒道奉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所西而
回祿挺吳烈風伏之延燔棟宇一苦而尽異哉

人皆以為四百年精索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與
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于五峯
之間又規模不出一乎為屋甚夥高下奢儉
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而為之請曰大
慧无恙時豈亦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為
文起尤堂瞬息埃滅豈尤神欲一新之乎况祖
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亦毀用山之菴四面焦灼
而茅不傷師与国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
比移醬壇涌水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
大具耶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為之乃出衣盂

為之倡率李徒元韶可蓬等所在緣化 兩官
加以錫資施者因風日集動以 計又命而倍
等廣募聞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
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元間比丘優
婆塞相与勸勉智者獻謀世者出力夙夜經營
不翅已私開拓旧地首於東偏為天王殿以震
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厨以洽伊蒲之饌延湖海
大平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齊則列丙庖灶皆一
日可溪寺之所山立也宝殿中峙号普光明
長廊樓觀外接三门臨以徑架之鳳樓巷間

奉安五百廡嘉翼以行道罔列諸太五十三善
知識仍造千僧罔以補山之闕起前葺百足之
樓以安洪鍾下為觀音殿而以其東西亭及毗
芦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聳其上右
置後山巨壑中開毗耶寺于法堂之上復層
其屋以尊罔思陵宸翰御榻修後妙喜塔亭
仍建菴各於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
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鏡內外周儔像設雄尊盒
碧璀璨法器什物新宜有者憾悉必具心可勝
也蓋其百工競起而志若應經始于乙未之春

成于嘉泰改元之夏用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
屨為大室坊始者蕩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
及于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
過於旧按圖而作井有條雲棟雪春暈此合
疊遍出於烟霏宜萃之表寺秋二念來者益歆
奔湊瞻俯如見化城驚瞿踊躍橘禾曾有徑山
於是乎大振矣余嘗登含輝之亭如踏早空左
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目西湖浙江以至
越山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峯室叩賑
詩有同方柳松双徑香三千樓罔五峯作之自

即為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梵死餘蘊矣是時
新瓶大啜丹腹不施上下一色如疑霜雪步一
十年猶屬夢境今則上果之盛何止千倍恨未
能一寓目也聰忽以古相尊於寂寞之溪屬以
記文遣僧契日携書未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
侵季落暈刃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汗人
佛事不采于重望雄久之士而為此未何其拜
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詣遂事倍其語為之
夫出且若之曰大慧千謂閣之成一時稱為盛
峯善乎李資改之記以謂在果公何是道而循

習齷者以為奇持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為此
初豈有意於與作者曰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
響舍上資国力廣集喜拾時節目緣有相之道
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遠然于師何有
哉矧固一之初本无可傳之法其後瞻礼之中
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万視之如幼等之
於空居惟一室惟一抹存褐陶甌澣衣粉食
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
以言詰贊歎有為功德多言益足為贊之故言
盡于此師其以為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祿自洪都每行順流而東過彭蠡
望廬山用翠屏於空外小泊南康迫于以役不
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如諸峯悵望而行犹
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遇人自山中來必問象石
之勝或惠以圖典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也住育
王瑞公九江人嘗以詞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
之詳菴院去溢城之東方十五里為邦人游樂
之地昔曇均律師講法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
有白鹿臺：下即此刹晉象與中遠公少十八

負結蓮社於茲山而於山顛水涯建立法幢甚
中此益其一也豈非深入戶阜而面勢錄勝前
橫大江、中桑落洲正与之對亦為一古刹中
更兵史蕩為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
而徒弟普誠与嗣子師瑞師紹師象師卿祖与
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庑法堂寢室輪藏三門
鍾樓佛閣庖湍等處元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
但百有為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為己任首
住舒之興化移得山迂梭子未几被舍未有正
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

弟也既嗣法度父子更倡選和相不引重袖子
雲集因念受業香大之得犹有未滿人意者声
衣資度智甘智月寺十僧使相工事為經以之
計增曰以倚雪水高人是利之立凡七百餘載
既廢而後大興豈无数邪瑞公清介孤高而未
嘗有濳履之行道俗歸重故能一生大道場至
于九年畧无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成一
日語余曰出本无心住亦隨緣拙庵既已示寂
吾將歸老於可山之間素兄碑誌願為之記將
歸而刻之噫余既无由扶倭相役以酬宿願終

到山中勝具亦已元有吳何之婦度無再見之
日庐山白日給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至
為之慨然也

魏塘大舍塔記

僧伽本而城人唐左翔中始來中國於泗州臨
淮縣信美坊乞地遠標欲為伽藍握得石香積
寺石記并全像一軀上有普照玉佛字或言即
頂有一穴窻之以紫夜去紫則香滿一室質明
香還復靈之方同吳人謂現音化自也示窻于
長安以有靈應迂迤泗上為之建塔傳于世及

矣公先祖少師年四十為守家傳其顯應事其
平陳子充大元丁奇之弟二卿之子與余家有
連此任太府寺簿余方為郎相與尤厚余既授
用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忍以古來云先待郎自
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紹延平既元先序元
所於掃始謀禾與之居僑寓魏塘大聖院六年
始得今行橋之宅院以大奎名中有瑞像美異
凡不勝述蓋自治平紹全時屢祭妙先與明屬
天圖志實載之至今亦早災疫必求於此祖父
諫議嘗因送先默堂塔流而為之資所謂一月

在天影分芳水者也方寓居時祖妣尚元恙泊
吾二親闔以敬孝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
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造塔于寺
中既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謁力為之
經理歲捐百斛以為助人將二紀主未之平悉
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奪措日可
畢願為稷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榻峻呬死聊
未能屬筆隔咸而相從不已余昔誦韓又公詩
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東佛尤鬼奇且有實元
三百尺之誇京坡之誇云不復俗士汗丹梯一

看雲山統淮甸乾道官以役更過泗但有火燒
水韓掃地宜之嘆而已盤溝小蒙之在吳門人
執教之不謂殊時之觀乃光于此子克疏財好
施既以輕視軒冕公問家之有乞徒於此奉佳
力是視倡率而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于羅
爵之門与世共好如許余亦得而辭也

仰山木平与国禅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自未曾一至其地讀名昌
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因傳灯而知小釋之
因山三神蕭姓釋迦之末實有靈響迹山為昔

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示令迦之道愈
高山之神益靈山之名日以暑環素之境旁及
四郊之外亦早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光中其
詳又見於字惠二王集錄寺與於唐會昌之元
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與国禅寺之額
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於江右自迦至介凡三
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宝四月三日戒于火
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尽為煨燼茲豈有數
耶太守寺正余公謂一郡倚此山為命者有既
興起之亟相金尔三百太首建法堂及三王之

殿戶部尚書趙公為建僧堂三間且為之顯盟
知隆吳府待制趙公前後施亦亦三日方作佛
殿徑山清公率其徒持鉢曰達問者樂施不數
月佛殿大空香精厨庖盡迹旧觀而煥然一新
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遠也余侯以丞相之
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回書
殿澤民之惠袖浩周之手歸而燕居助成文事
連帥又出俸餘為之伯率清以一袖屋宇暑頃
在淨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上
木形休不改故時四人者相了教字惠之靈神

吳釋迦六名刹一廢一興殆不倡然情屬予為
記、其大槩云尔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
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諦慧寂初來自柳
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澤清自号
尚菴余四明樸也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目錄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目錄
一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二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三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四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五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六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七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八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九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十 卷之二 文編 卷之二



